

**建構一個和平教育的文化**  
**Toward a Culture of Teaching Peace:**  
**Promoting a Cross-Curriculum Pedagogy of Peace**

**葉德蘭**  
**開課單位：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Education for peace assumes  
peace in education.*  
*Magus Haavelsrud<sup>1</sup>*

**壹、前言：**

目前國內的和平教育，經由不少學者及社會團體持續的關心與努力，雖已開始推動，然限於人力及和平學本身跨領域之性質，課程多零星散見於各大學<sup>2</sup>，得以修習的學生人數自然受影響，而由於課程多半僅限一學期或一學年，其教學效果之深度與持續性皆有限。在和平教育學程<sup>3</sup>或和平學系提供經過設計規劃的系統課程之前，若冀望能夠落實和平理念並使之進入主流價值，可能還需要加強其它面向的策略。

一般大眾的觀念中，或認為和平論述偏抽象、「流於道德訓示」(魏明德/沈秀貞, 2001, p. 2)，或認定其受野心政客利用、流於粉飾戰爭企圖之糖衣(葉德蘭 2002)。甚至於在某些學術場合中談起時，有些人對和平是否成「學」頗有疑問，有些人或問「和平」有什麼好學的，或直言「和平」不過是理想，多談高調只是給別人製造贏面。此一先入為主之看法，常常影響了學生選修以「和平」為名的課程之意願。雖然和平學程與學系將非常有助於和平學術研究及和平教育之推廣，然即便其能順利設立，我們可能面臨和其他 progressive 教育相同的困難，就是前來修習的學生多半皆已認同和平之重要性，而最需要和平教育的學生則根本不會選修。此外，學程與學系之人力將極有限，加之和平學本身

---

<sup>1</sup> Magus Haavelsrud (July-August 1984). Peace education in oppressive context. In R. R. Diwakar & Mahenda Agrawal (Eds.), *Gandhi Marg: Special issue on peace education*, 6, p. 287.

<sup>2</sup> 如臺灣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國立臺北師範大學等。

<sup>3</sup> 淡江大學正推動和平教育學程(陳建甫, 2002)，亦有倡立跨校選修學程者(Yeh, 2002)。

跨領域的特性，大部份提供和平相關課程之教師，各有專業。面對大學學生人數年年增加，倘若修課人數超出負荷，難免有心力交瘁之嘆。

除了選課學生的難題有待解決，和平教育在主題課程（Subject Curriculum）之安排與揀選上，也面臨窘境。近二十年來教育界百家爭鳴，不斷推出多元教育、全球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兩性平等教育等新觀念，和平教育難以在正式教學課程中爭得一席之地；特別是和平教育之理念、內涵，多與主流當道不甚相合，更使得和平教育之推展困難重重。雖然在校園之內，仍舊存在相當數量的教師、行政人士，懷抱理想與熱誠，願意為和平教育貢獻心力，然受限於教學科目與所學領域，往往不得償願。若能由提倡和平學法（peace pedagogy），並與其他新式教育方法做聯結，則非但能進入一般非和平相關等專業學科之教學，更能正向加強和平課程所提倡的和平文化，深入培養學生與他人和諧相處、以合作取代競爭的和平價值觀與行為。

本文試圖自和平教育的理念出發，首先整理當前和平學者提出的和平教學法（peace pedagogy），其次將以作者自身經驗為例，討論將和平教學法推廣到一般非和平相關課程中之可行性，將和平落實於一般學科教學之課程設計及課堂互動之中，一則以期內化深化和平教育之理念，二則冀藉由和平教學文化將和平紮根校園，從而促使學子將其推之於社會，一同朝向和平文化而努力。

## 貳、和平教學法之內涵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能傷之。」  
《管子，兵法第十七》

西方和平教育雖可以追溯其淵源至希臘、羅馬時代，但真正蓬勃發展而普及，則在於1980年代。在核武戰爭的陰影下，北歐教師因關切軍備競賽所費鉅資擠壓了教育經費預算，而有解除軍備教育（disarmament education）之興起，而超過半數的美國及加拿大大學也提供社會暴力或國際安全等與和平議題相關的課程；許多中小學要求學生學習衝突解決及非暴力之溝通模式，拉丁美洲及非洲將其稱之為「發展教育（development education）」，而亞洲的泰國、日本、印度也逐漸發展出適合其國情的和平教育。這些教育課程認同透過教育來推動和平實踐的理念，並試圖在青年人身上發展理性、寬容、公義等現代公民的特質，以期在今日多元社會中實現和平。卜羅克額尼（Brock-Utne, 1994）分析了多位第一線教育人士與和平學者對和平教育的看法，把各式和平教育歸納為兩類：和平議題教育（education about peace）與和平實踐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前者著重探討和平相關議題如人權、發展、國防等國際現勢（fact-oriented）與各家社會理論，其教學目標多偏向認知智能之發展（cognitive-based）。此類正式學習課程（formal learning）多僅見於大學或研

究所層級，固為和平學及相關研究之主力，卻未普及至中小學（Nordkvelle,1987）。和平實踐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包含範圍則較為廣泛，舉凡有助於達成和平解決衝突、泯滅暴力之學習實作環境皆屬之，如研習營短期訓練、工作坊、互援小組（support group）等。此類教育偏重價值觀之培養（value-oriented）與行為模式之塑造（behavior-based），多著墨於如何做一個和平的人、如何能與其他人乃至於其他生物甚或非生物和諧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當然也有許多和平相關課程或訓練兼具兩者特色<sup>4</sup>。和平教育的定義與目標，不免令人聯想到教育本身的理想；和平教育的訴求，及其要求改變現況之努力，直接關係到個人與世界的層層關係，實是教育最基本的關懷之所在，特別是和平教育之核心價值如合作、非暴力、寬容、平權等，實與人格形成（character formation）教育之理念極為相近，後者包括多元化教育、公民教育、倫理教育及人文教育（Brock-Utne, 1994; Rohrs, 1994）。

不少學者因此發現和平教育其實與當前的教育實際狀況並不相合。和平學研究先驅葛爾敦早在七十年代就直言：傳統正規教育體系中，不適合推行和平教育（Galtung, 1973 & 1975）。相對於和平教育所倡導之對話溝通、平等人權、合作寬容等特質，傳統教育不乏合法化暴力之傾向；體罰辱罵等具暴力性質的處罰及控制方式，雖在今日之學校已不多見，但依然時有所聞。此外，傳統正規教育有著一些不明顯也不易察覺的暴力本質，如知識與真理的獨占、層層競爭壓力，以及權力結構失衡等（Fisk, 2000; Freire & Shor, 1987; Harris, 1990）。傳統教育方式中，教師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傳授知識並引導學生朝向真理，但在實際做法上，教師往往成為「正確」知識與「唯一」真理的決定者與宣揚者，而學生面對代表「正確」與「唯一」的權威時，學習的方式自然傾向於模仿、服從與追求所謂「正確」且常常是「唯一」的答案。這就是荷瑞(Freire)所謂的「銀行教育（banking education）」——，老師儲存知識與技能到學生腦中，以令學生日後運用。在如此單向而權威式的課堂上，學生不常主動發言，經常自我壓抑個別的看法，並且避免與教師或其他學生意見相左，僅求符合標準答案，而從不挑戰權威的學生則受到獎賞。另一方面，這樣的傳統教學環境及評量方式鼓勵學生彼此競爭，每項比賽都立見高下、名次分明、有贏有輸，每次考試則公佈全班甚至全校排名；校際比賽時，校校彼此為敵，班際比賽時，班班彼此為敵，考試時，人人彼此為敵；贏則尖叫跳躍，輸則抱頭痛哭。

這樣的競爭文化，加上來自師長及同儕的壓力，使得「出人頭地」、「高人一等」、「光耀門楣」等想法被內化，成了個人自我期許，並深化了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也正當化了為追求個人成就、不顧他人權益的自私行為。成功者洋洋得意，不必顧慮手段是否光明，且多半認為一切完全是自己的功勞，而失敗者自尊低落、心生妒忌、憤憤不平，或怨天尤人、自我放棄，或改採惡劣手段以求扳回贏面，甚至不惜訴諸暴力行動。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培養出來的人，就是未來家庭、學校、社會、國家的成員，教育體系中習得的心態與行為如此，欲於社會上推行和平文化，豈會容易。

---

<sup>4</sup> 參見《人權教育 教學研究研討會 會議手冊》，東吳大學，2002年9月14、15日。

在教學上，教學內容由教師或學校或更上級單位決定，考試出題，答案非黑即白、絕無灰色模糊地帶。在課堂上，老師主控全場，學生多半靜坐聆聽，不可打斷老師說話。海瑞斯(Harris)認為，這就是一種結構暴力(“a form of structure violence”,1990, p. 259)，因為學生對於教室互動或課程考試內容毫無置喙之餘地，只是被動地接收他人意志決定的一切安排。在這樣權力不平衡的學習情境裡，學生即使有個人想法，也不敢提出建議；冒險提出意見者，則被視為「不夠成熟」、「太過理想化」，甚至被扣上「匪夷所思」、「冒犯尊長」的帽子；老師若想所改革，也同樣遭受打壓，甚至賠上自己的事業前途。

與傳統教學情境幾成對比的，就是和平教育的學習方式與學習情境。和平教育者與和平學者對和平教學法之內涵，看法大同小異(Brock-Utne,1989; Fisk, 2000; Hurst, 1986; Kovalyova, 1994; Rohrs, 1994)，綜合起來，至少應該包括合作的( cooperative ) 策略式的( strategy-based ) 改革導向的( change-oriented ) 學習方式，以及多元的、平權的、民主的學習情境。換言之，就是將和平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教學互動中，建構出和平的教育環境，因為如此才有達致和平教育目標的可能。

#### 合作的學習方式( Cooperative Learning )

通常在教學語彙中，「合作的學習方式」指的是學生需要和其他學生共同完成學習目標。歷年的各項研究指出，合作的學習方式可使得學習效果較佳、同儕關係融洽，而學生可從中練習到人際相處技巧，也更能體會到彼此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 ) 支持、補強的重要性( Harris, 1990; Johnson et al, 1984; Reardon, 1994 )。和平教育推動者可適度鼓勵或指定學生進行分組研究或討論，並在評量給分標準上，不再完全以個人成就為評量對象，而是連帶考慮小組合作的過程與成果，以期強化學生以合作方式學習的動機。

在和平教學法中，合作不僅只在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間也有合作的空間。包括課程內容、進度快慢、作業形式及評量方法，學生皆可參與，而教師得視情況而採納學生的建議。通常在上課第一天所發的課程大綱，可作為一種師生間的合約( contract )，而合約的內容往往經過師生間的相互溝通與協商才決定，並非一字不可易。而在課堂上的互動方面，教師可以對話( dialogue ) 方式引導學生發表個別看法，由此培養學生相互尊重不同意見的態度、協調差異的習慣，與涵容異議的能力。

#### 策略式的學習方式( Strategy-based Learning )

就人類文明傳承的角度而言，教育機構( 特別是大學 ) 的確擔負著傳遞知識的重責大任。然而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多年的波克( Bok,1971 ) 不免感嘆：大學生所學到的知識，就算全部記得，大部份在五年內就已經落伍過時了！故而大學教育應該以培養學生的學習

態度及學習策略為主，學生方能終身受用。和平教育正是要培養學生面對衝突、暴力、壓迫及不公義、不平等情境時的分析能力與解決問題的創造力，而非介紹詞彙、訓練學生記憶歷史上各個理論家的結論（Fisk, 2000; Reardon, 1994）。各學門領域皆可適用的策略包括：了解本科知識建構的方式、取得知識的途徑、主要學報期刊及各個研究重鎮的背景與側重之不同、研究方法與其結果之關係，以及發展研究課題的淵源。此類策略可讓學生意識到知識是由建構而成，而知識的演變與社會現象的形成，皆曾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有了這樣的認知，學生才不致簡化、平面化、甚至黑白化他們所獲得的知識以及所面臨的情境，才能做「世界的讀者」（“readers of the world”，Fisk, 2000, p. 183）並如實地分析問題、追探源頭，進而尋求解決之道。此學習方式與批判式知識理論（critical approach to knowledge）相當近似（Martin, 1998），也與七零年代以來教育界所提倡的批判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以問題為中心（problem-base）之教學法（Harris, 1990）有互通之處，亦是和平教育推動者可與其他教育學者相互聯結的一大基礎。

### 改革導向的學習方式（Change-oriented Learning）

和平教育與人權運動、民權運動、環保運動、反核（武）運動及反戰運動等，有著長時間極深的淵源，而社會改革行動不但是和平教育中重要的動力來源，也是其最終的目標。如同其他的社會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樣<sup>5</sup>，和平教育的目標，不僅在於改變學生行為，還要試圖改變他們的心態與價值觀（Hurst, 1986），希望學生能認識到社會上及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暴力或不公義，並秉持著相當的勇氣，企求發展和平而平等的文化。此一目標或許深具改革的（reformist）理想色彩，但卻絕非烏托邦式的幻想，因為和平教育提供了實際可行的途徑來體現和平，諸如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仲介調停（mediation）和平溝通模式的對話，以及觀察分析結構與文化暴力的方法。如果學生經由嘗試這些方法而使得自己的生活更為順利、人際關係更和諧，他們便能體驗到和平方為模式的利益及可行性，才會進而認同和平價值觀，也才會願意努力於和平文化的推展即以推展和平文化為目標的社會改造運動。不過，行為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及，也不意味著心態價值觀的轉變；外在大環境中競爭文化與暴力傾向的影響，使得心態與價值觀的轉變更形困難。因此和平教育還需要讓學生體驗彼此尊重、互相寬容、公平與正義的學習環境，而加強學生在情意（affective）層面上對和平文化的認同。

除了採用合作的、策略式的及改革導向的學習方式，和平教學法還著重發展多元、平權、民主的學習情境。在課堂上或其他師生的互動之中，教師除了在論述（discourse）中表明尊重多元文化族群、尊重性別差異、尊重各個不同族群的平等人權之外，也要身體力行，並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我認同、相互聆聽、交換角度觀點。同時師生應盡量使用含容性（inclusive）的語言，如指稱詞「我們」，或非絕對性副詞「多半」，而避免帶有威權或

---

<sup>5</sup> 參見《人權教育 教學研究研討會 會議手冊》，東吳大學，2002年9月14、15日。

絕對意涵的排他性 ( exclusive ) 的語言，如「我告訴你們」及「男生就是這樣」 ( Richmond & McCroskey, 1992)。

而在互動模式或教室規矩的訂定上，教師可主動要求學生參與 ( Harris, 1990 )，並提供充分的自由討論空間，以力求達到共識。另一方面，在重視和諧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異音的存在；即使採用多數表決的結論，也要盡量納入少數之意見，或發展補救或配套措施，以求真正尊重少數。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9 年 9 月所宣告的：「年輕人有能力在社會上扮演負責任並具決定性的角色。只要獲得機會與指導，他們就能證明此一能力。所以年輕人也和成年人一樣，對社會問題和解決方案有諸多看法。聽取他們的關切之處與意見，會對全體皆有裨益。」多元、平權、民主的學習情境，正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與引導，讓學生能增強對和平文化的正面感受，並幫助他們體認到多元、平權、民主的環境確實有助於自己與他人，使得人人皆能發揮個人特質及發展創造力，從而引生尊重人我、彼此依援的心態與行為。

### 參、實際教學案例

「君子和而不同。」  
《論語，子路第十三》

如上所述，和平教學法並非僅適用於和平相關課程，亦可納入其他一般課程當中運用，使課程、作業、師生互動各方面，皆符合和平教育理念，進而在校園中實踐和平的教育文化。目前各大學人力窘迫，大部份教師均需分擔部份校定公同課程；西 / 英語系或外文系任職者，多半得教大一 ( 甚或更高年級 ) 英文課程，故而此處先以作者所授之「英文」為例，探討和平教學法之應用與困難，就教於在座諸位教育界先進。

在建構和平文化的過程中，對話與合作實為重要的工具。對話與合作互動模式，亦可納入以訓練個人語言能力的課程裡，利用與語言必須存在於社會文化當中的特性，讓學生體驗到和平人際互動對於個人語言能力的助益。在課程目標方面，著重人際與小團體中的表達溝通技巧。作業方面，則以分組合作為主，總成績的一半以上是需要與同儕合作，方有分數，包括小組教學、圖書館查資料、會話演出、分組共同作答小考 ( Group Quiz )，希望學生在高度個人化競爭的考試文化中，有機會體驗相互解釋、相互觀摩之合作學習的好處，並且練習與人相處、共同努力的技巧。在成績評量方面，除傳統形式之考試 ( 期末考 20%，隨堂考 10%) 及隨堂作業 ( 包含在參與 / 出席分數的 15% 之中 )，每個合作性質的作業皆包括學生彼此互評表現的部份，學期末亦有每個學生自我評量學習過程的機會，以期學生不致因為分組合作而減少自身的努力或削弱自己學習的動機。在課程內容方面，試圖以主題單元為契機，引入和平相關議題之討論 ( 如「大學教育」單元中，可提教育機會

均等問題；「英語世界」單元中，可討論英語與其他語言權力消長的情況；「網路世代」單元中，可帶出經濟資訊平等的觀點；「婚姻選擇」單元，則可觀照邊緣族群人權之維護與伸張<sup>6</sup>，希望學生可以由討論反省而練習發掘問題、分析緣由、進而尋求及聯結資源之潛能，而有造成社會改變的行動力。

由於台灣大學英文課程學生主為大一新生，第一學期的課程設計全由授課教師完成，然在第一學期末便發記名問卷，再安排時間，就問卷結果，與學生討論第二學期之課程內容及作業設計等教學相關事宜，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決定所學，並且為自己的建議及決定負責（為免學生提出太離譜之建議，記名問卷上先對課程主題有所限制）。根據前些年的經驗，學生雖然多半不願意再提高小組作業所佔的比例，但也不喜歡傳統的考試形式。通常最後之折衷方案是在第二學期中加入個別學習計劃，由學生自訂目標，每月在課堂小組中報告進度，由小組組員互評，並且張貼報告於網站上。過去學生曾經提出的計劃，包括閱讀英文進階讀物、經典名著、流行作品如哈利波特或羅曼史小說，看電影、電視，或唱歌學英語等。總體而言，學生學習興趣頗高，亦認同參與網路及小組互評。但也有未能完成計劃者，故教師在審視學生所提學習計劃時，應要求其列出每週自我學習時間進度，考察其是否合理或是否足以達到其自訂之目標。

過去的經驗裡，學生不滿意的部份主要有三。一是作業與閱讀份量很多，就算都做完、讀完，並投注很多時間，恐怕老師也不知道自己在分組作業上的貢獻有多大，而偷懶的其他組員或許也將得到差不多的分數。二是有些學生自我期許甚高，擔心全組表現或共同成績不如自己個別來的優秀，會使自己無法爭取高分。三是懷疑同儕教學評量的可信度，也不想浪費時間聆聽他組同學的報告。這些回應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此一課程學習方式，與目前教育界重視個人成就的競爭文化大異其趣；學生在本課程中的經驗，與過去或同時的其他學習經驗頗有距離，因此可能一時難以接受。另一方面，因應學生對評量公平性的質疑，教師除給予學生彼此互評及決議開除組員的權利外，通常會在學期開始及中間，提醒學生避免落入「以和為貴」的假相而迴避衝突、自我壓抑、委曲犧牲——而真正的和諧需要經過對話，溝通彼此差異，方能建立。教師也鼓勵學生在準備課業時，隨時以口頭或電子郵件與教師聯絡，即時反應該小組所遭遇之問題，並且在下課時間抽點同學，私下詢問所屬小組運作狀況。然而每學期仍有學生表達不滿，希望未來能發展出配合和平教學法更理想的評量與管理模式。

由任教者的角度來看，採用和平教學法，則在準備課程與管理學生的工作上，須投入極大之心力與時間，可能會犧牲自身的專業研究時間。其次，和平教學法要配合本科學術特性，才能控制教學品質、提高學習效果。例如，在文學課程中，可適度採用與和平議題相關之文學作品，或有描述戰爭慘狀者，如海明威的小說，或有以詼諧諷刺之筆觸抗議戰爭者，如馬克吐溫的極短篇“The War Prayer”等。又如在營養學課程中，加入不同性別、

---

<sup>6</sup> 參見本文附錄。

族群、國家的平均營養狀況比較，以讓學生瞭解經濟富國的全球行銷實嚴重影響到其他國家人民的身體健康 (Kent, 1998)。

和平教學法的原則，由各領域的教師應用在其學門課程中，自然風格各異，而教學重點或有不同。但是既然願意為建立和平文化盡一份力的心意並無二致，便會同樣著重於合作的、策略式的、改革導向的學習方法，並推動多元、平權、民主的學習環境。或問：要到何時才可能實現和平的教育文化乃至於和平文化呢？且容暫引王陽明的詩句：「不用問漁家，沿溪踏花去。」世上只要有願意跨出第一步的和平教育者，就會有實現和平文化的一天。

## 肆、結論

*“There is no way to Peace. Peace is the way.”*

*H. J. Muste<sup>7</sup>*

「國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之中，學會共生相處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是新世紀教育的四大主軸之一<sup>8</sup>，並為一切正式及非正式教育的指標。而學會共生相處，正是和平教育的重要內涵，足見和平實踐教育 (education for peace) 並不僅限於和平學的領域，而實為非和平學相關的當前所有教育所共通。在推動「和平學程」或和平學系及研究所教育的同時，本文呼籲由教育體系的各層面推廣和平教學法，在非和平相關課程中，深化和平文化的價值，實踐和平地課堂與師生互動，並更為廣泛地與不同領域學門的教學資源聯結，尋求與非和平學者和其他學科教師的整合，以期共同創造和平的教學文化與校園文化，朝向和平文化的社會願景而努力。

在教育體系的各層學校中，大學課堂，較諸其他，較有彈性，可供教師依據所長設計課程，也最容易引介新觀念、新作法。在個人教學經驗中，許多教學方法和活動設計是先由自己設想規劃出來，其後方在文獻中找到理論根據，再依之修潤改進。同理可知，有許多教師已經著手進行和平教育之實，只是並不以和平為名。他們在各個專業課程中，關注到了人權、環保、平等、民主等議題，並且帶入了批判式教學及小組合作活動等。這正顯示出和平教育的深度與廣度，也顯示出目前已經存在的相當資源可供和平實踐教育引用。我們可設法聯結這些人脈及資源，形成相互支援的網路<sup>9</sup>。希望在 hidden curriculum 變成

<sup>7</sup> Nat Hentoff (Ed.) (1970). *Essays of A. J. Muste* (Abraham John Muste). Riverside, NJ: Simon & Schuster.

<sup>8</sup>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

<sup>9</sup> 目前已成立者如「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prescribed curriculum 之前，可以先舉辦工作坊或研討會，針對非和平學相關學科，討論如何將和平相關的價值觀與建構和平的能力納入教學過程與評量標準之中<sup>10</sup>，希望能夠實踐和平教室（peaceful classroom）或和平校園文化，並就此互相觀摩、交換經驗。這樣才可能推廣和平教育成為常態，貫穿各個學科的教學。

除了個別教師的創新努力與聯結網絡，若想使和平教育的推展長遠不間斷，更需要社會團體與行政部門的支援。若有足夠的教師、學者與社會運動相連結，就會更有力量，而可能影響行政部門及決策單位將之納入正規課程中。八十年代美國之和平學與和平教育之建立，就是最好的例證<sup>11</sup>，而目前國內的發展，亦頗相似，如「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及「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學會」皆廣納教師、學者參與，共同推動本土和平學的研究與和平教育。希望我們彼此支援把握「和平文化的十年」(2001-2010)，與全球的和平教育者一齊努力締造和平文化。

**關鍵詞：** 和平學、和平教育、和平教學法、大學。

---

<sup>10</sup> 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95 年通過的《和平、人權與民主教育行動整合綱領》。

<sup>11</sup> Martin (1998).

## 參考書目

- Bok, Derek, C. (1971). *Have a good four years*. Speech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September 18, 1971.
- Brock-Utne, Brigit. (1994).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bou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value centered education intended to promote them. In Douglas Ray (Ed.), *Educ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22-81). Paris, Franc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 Brock-Utne, Brigit. (1989).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ace and peace education*. New York: Pergamon.
- Curle, Adam. (1973).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London: Tavistock.
- Fisk, Larry J. (2000). Shaping visionaries: Nurturing peace through education. In Larry J. Fisk & John L. Shellenberg (Eds.), *Pattern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pp. 159-193). Orchard Park, NY: Broadview Press.
- Freire, Paulo & Shor, Ira. (1987). *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 Dialogues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 Galtung, Johan. (1973). Reducing structural might as a task in peace education. In Christoph Wulf (Ed.) *Friedenserziehung in der diskussion* (pp. 22-24). Munchun: Piper/KNO.
- Galtung, Johan. (1975). Peace education: Problems and conflicts. In Magnus Haavelsrud (Ed.) *Education for peace, reflection and action* (pp. 80-87). Guildford: IP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Harris, Ian M. (1990). Principles of peace pedagogy. *Peace and Change*, 15, 254-271.
- Hinitz, Blythe. (1995). Educating young children for peace. *ERS Spectrum (Fall 1995)*: 22-27.
- Hurst, J. (1986). A pedagogy for peace. *World encyclopedia of peace*, New York: Pergamon.
- Johnson, David W.; Johnson, Roger T.; Holec, Edythe Johnson, and Roy, Patricia. (1984). *Circles of Learning*.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Kent, George. (July-August 1998) Nutrition educ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empowerment.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20,4, 193-195.
- Kovalyova, Galina. (1994). Peace educ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Betty Reardon & Eva Nordland (Eds.). *Learning peace: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pp. 169-188). Albany, 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rtin, Brian. (1998). *Tied knowledge: Power in higher education*. First published on the web at <http://www.uow.edu.au/arts/sts/bmartin/pubs/98tk/>

Nordkvelle, Yngve. (October 1987). The role of the school as a reproducer of the will to engage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Utkast* (Osl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o. 12.

Reardon, Betty. (1994). Learning our way to a human future. In Betty Reardon & Eva Nordland (Eds.). *Learning peace: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pp. 21-44). Albany, 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Richmond, Virginia P., & McCroskey, James C. (Eds.). (1992). *Power in the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concer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Rohrs, Hermann. (1994). *The pedagogy of peace as a central element in peace studi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Peace Education Miniprints (Malmo, Sweden: School of Education) No. 63.

Schugurensky, Daniel. (2002). The eight curricula of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0, 2-6.

Weiler, Kathleen. (1987). *Women teaching for change*.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Wolf, Aline, D. (1991). *Our Peaceful Classroom*. Altoona, PA: Parent Child Press.

Yeh, Theresa Der-lan. (2002). Peace as a way of lif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September 14-15, 2003).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施正鋒, < 和平學與台灣 > 「為台灣和平學催生學術研討會」論文. 東吳大學, 2001 年 10 月 13、14 日。

魏明德/沈秀貞, < 締造台灣和平文化 > 《和平教育—面對衝突·建立和諧》(台北市: 光啟) 2001 年, 頁 55-78。

陳建甫, < 台灣推動和平教育學程之行動策略 > 「人權教育教學研究研討會」論文. 東吳大學, 2002 年 9 月 14、15 日。

葉德蘭, < 如魚得水: 和平學與溝通學 > 「人權教育教學研究研討會」論文. 東吳大學, 2002 年 9 月 14、15 日。

## 附錄

# Freshman English

Fall 2003

(Short Version)

Instructor: Theresa Der-Ian Yeh  
E-Mail: theresay@ntu.edu.tw

Phone: 2363-1481 ext.27  
Website: <http://ceiba4.cc.ntu.edu.tw/FE>

### Course Description:

Viewing language as a for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you to become a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or in English in the sense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ng yourself. You will b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written materials such as essays, book reviews, news articles,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In addition, to cope with the real-life needs in college, you will practice oral as well as written English skills through a series of communication projects, e. g., oral presentation, discussion in groups, and various writing tasks. Since communication is considered a dynamic and two-way process, you are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lass as a worthy member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 You will also have a shar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this class. That is, you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 pedagogical choices including selection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choice of assignments.

### Requirements & Grading: (Subject to Change)

Exam(s):	20%	Library Work (pair):	10%
Peer Instruction (group):	10%	Conversation Skit:	25% ( 10 + 15 )
On-Ur-Own Reading:	20%	Attendance/Participation:	15%

### Weekly Schedule in Theme Units: (Due Dates)

<u>Date</u>	<u>Theme</u>	<u>Reading</u>	<u>Assignment</u>
9/19	0) Orientation / Introduction		
9/26	1) <b>Welcome Aboard</b>	“Even Little Fishies ”	
10/3	# <i>Writing Summary</i>	“Have a Good Four Years”	Conv. Topic 1
10/10	* Linear / Parallel Structure	“What is an Educated Man?”	<i>Reading 1</i>
10/17	2) <b>A World of English(es)</b>	“Rainbow”	Conversation Skit
10/24	# <i>Using Library</i>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Conversation Skit 1
10/31	* Organization	“The Great English Divide”	
11/7	<b>Library Work Forum</b>		<b>Library Work Due</b>
11/14	3) <b>The e-Generation</b>	“Gender Gap in Cyberspace”	<i>Reading 2</i>
11/21	# <i>Surfing the Net</i>	“Net as Village”	
11/28	* Fact/Opinion	“War Language on the Net”	<i>Reading 3</i>
12/5	4) <b>Marriage: A Matter of Choice</b>	“Marriage is...”	
12/12	# <i>Choosing Dictionary</i>	“Leave Marriage Alone”	Conv. Topic 2
12/19	* Argumentation	“Henry & Mary & ...”	<i>Reading 4</i>
12/26	5) <b>Literature: Poetry</b>	“Light Verse”	Conversation Skit
1/2		“Papa’s Waltz”	Conversation Skit 2
1/9	<i>Stop and Smell the Roses</i>		<b>Final Review</b>